

FLS

外國文學研究

—— 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 ——

Vol.46, No. 5 October 2024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中国 武汉
WUHAN CHINA



扫描全能王 创建

中外戏剧的交流与互鉴

文明交流互鉴与百年中外戏剧交流史研究.....刘茂生 (71)

中西复仇剧叙事及其伦理阐释.....欧阳江琳 (82)

文学伦理学批评

伦理选择与心理需求：探索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新维度.....冯 涛 (94)

《虚拟偶像爱朵露》中的二进制婚姻：后伦理选择时代的寓言.....郭 雯 (107)

欧美文学研究

石黑一雄《无可慰藉》中的优绩主义批判.....郑洁儒 (119)

伍尔夫作品中的“战争英雄”塑像及其反战思想.....朱海峰 (131)

亨利·菲尔丁的法律书写及诗性正义辩护.....田 津 (142)

图尔尼埃作品中“自我”的解构与重构.....杜佳澍 (155)

“生成”哲学视域下卡夫卡《城堡》中的“生成一弱者”.....王 微 (165)

本刊声明.....(29)

执行编辑：王树福 英文审校：朱方芳



石黑一雄《无可慰藉》中的优绩主义批判

郑洁儒

内容摘要：优绩主义个体的社会晋升或奖赏应当取决于才能、成就等优绩指标，是“进步”话语的当代变体。在《无可慰藉》中，石黑一雄却展现了优绩主义的黑暗面，即优绩愿景引发的个体异化和“无家可归”感。究其原因，优绩主义催化的极端个人主义竞争难辞其咎。不仅如此，优绩主义话语与文化资本暗中合谋，遮蔽甚至合理化了社会阶层的不平等现象，并因此让底层和边缘群体陷入无可慰藉的道德绝境。面对这一现代社会的病症，石黑一雄沿袭亚里士多德的古典主义路径，尝试以基于公共精神的友谊政治来修复被优绩主义侵蚀的社会团结，以期慰藉“无可慰藉”之心灵。

关键词：石黑一雄；《无可慰藉》；优绩主义；进步；友谊政治

基金项目：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石黑一雄小说中的职业观研究”（22NDJC030Z）；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8—19世纪英国文学中的公共精神研究”（22AWW007）

作者简介：郑洁儒，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英国文学研究。

Title: Kazuo Ishiguro's Critique of Meritocracy in *The Unconsoled*

Abstract: As a contemporary variant of the narrative of “progress”, meritocracy states that individuals' social mobility or reward should depend on merit. In *The Unconsoled*, Kazuo Ishiguro unfolds the casualties of progress by highlighting the dark side of meritocracy, namely, the alienation of the individual and its accompanying sense of homelessness. The root of this lies in the extreme individualistic competition fueled by meritocracy. Furthermore, the meritocratic discourse and cultural capital implicitly conspire to obscure and even legitimize social inequality, leaving the underprivileged in a state of moral desperation. As a response, Kazuo Ishiguro follows the classical path of Aristotle and attempts to repair the eroded social solidarity through the politics of friendship based on public spirit, so as to console “the unconsoled”.

Key words: Kazuo Ishiguro; *The Unconsoled*; Meritocracy; progress; the politics of friendship

Projects: “Professionalism in Kazuo Ishiguro's Novels” (22NDJC030Z) sponsored by Zhejiang Provincial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Planning Project and “A Study of the Public Spirit in 18th-19th Century British Novels” (22AWW007) sponsored by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und of China



Author: Zheng Jieru is Associate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the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1121, China), specializing in British literature. Email: xiaoyangkiki@163.com

优绩主义 (Meritocracy)^① 是石黑一雄第四部小说《无可慰藉》(*The Unconsoled*) 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小说中的阶层流动 (social mobility) 叙事有力地彰显了才能、努力等优绩 (merit) 指标对于个体成功的决定性意义。从词源看, 该词由 merit (意指优绩) 的拉丁语词根 “mereō” 和古希腊语后缀 “-cracy” (意指统治) 构成。顾名思义, 它指 “社会与经济的奖赏应当依据才能、努力、成就这些 ‘优绩’ 来决定” (刘擎 204)。优绩主义的思想渊源可追溯至《理想国》中柏拉图提出的由最具智慧的哲人担任统治者的理念, 但它作为术语广为传播则要归功于英国社会学家迈克尔·杨 1958 年出版的讽寓书《优绩主义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Meritocracy*)。在书中, 杨提出了 “I+E=M” 这一优绩计算公式, 明确将 Intelligence 和 Effort 列为影响个体晋升的两大重要因素 (Young 94)。值得一提的是, 此处的 I 同时包含先天的天分和后天的才能, 它与 E (努力) 同为变量, 这就导致社会对个体优绩 (M) 的评判也变动不居。总的来说, 优绩主义反对阶级出身论, 提倡个体通过奋斗实现阶层跃升, 建构的是以能力为核心的个人主义进步观, 因而契合大众对于社会流动的想象。然而事与愿违的是, 以优绩主义为主导的 “进步” 和 “成功” 叙事之下却潜藏着愈演愈烈的 “不平等” 的逆流。福山便指出, 在西方发达国家, “不平等急速加剧, 增长的收益大部分流向了主要由教育界定的精英” (10)。

石黑一雄随父母移居英国之时, 恰逢《优绩主义的兴起》一书问世。他对英国优绩主义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当下的发展并不陌生。2021 年, 石黑一雄在访谈中谈及这一话题, 并坦承其忧虑: “我担心的是, 我们很快会发展为优绩至上的社会 (meritocracies), 这样的社会相当野蛮。(但) 我曾以为, 优绩主义是件好事, 根据优绩而不是阶级特权或种族来建立等级制度显然是有益的”^②。值得注意的是, 石黑一雄对优绩社会的关注和反思要远远早于 2021 年, 可以追溯至其出版于 1995 年的《无可慰藉》。小说中主要、次要人物的困境都与优绩主义奉行的准则密切相关。

令人遗憾的是, 迄今鲜有学者注意到这一点。国内外关于《无可慰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叙事、精神分析、记忆、创伤、时空等视角。谢弗虽然注意到, “《无可慰藉》批判了职业主义 (professionalism) 及隐藏在职业主义背后的数种缺陷” (Shaffer 91-92), 却并未直接将其追溯至当代职业社会 (professional society) 的主流晋升理念——优绩主义^③, 更遑论深入探讨它引发的种种文化弊病。此外, 在《石黑一雄剑桥指南》(*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Kazuo Ishiguro*) 中, 莫德在论及该书时将其与亚里士多德的古典悲剧相对照, 并指出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拒绝慰藉和救赎, 而后者 “终究是积极的、救赎性的、令人慰藉的” (Maude 119)。上述观点同样忽略了优绩主义的视角, 并因此忽视了小说标题的言外之意。这难免让人遗憾。如果我们聚焦优绩主义这一角度, 则



不难发现：石黑一雄不仅揭示了优绩愿景引发的个体异化和“无家可归”感，而且还塑造了柯林斯小姐这一游离于优绩主义体系之外的人物形象来承载自己的友谊政治愿景，并借此反讽令人“无可慰藉”的精英政治。换言之，石黑一雄并未拒绝“慰藉”。相反，他沿袭了亚里士多德的古典主义路径，尝试以基于公共精神的友谊政治来修复被优绩主义侵蚀的社会团结，以期慰藉“无可慰藉”之心灵。

一、异化的优绩社会

《无可慰藉》中主人公瑞德四天三夜的离奇经历发生在某不知名中欧小城。该城市奉优绩主义为主臬，允诺机会平等，鼓励个体通过奋斗实现能者居其位。反讽的是，这个看似美好的社会蓝图却引发了书中人物层出不穷的“无家可归”（homelessness）感。我们也可以称上述“无家可归”感为异化（alienation）感，因为异化从本质上来讲便源于人类对破碎家庭的体验（Sagi 8）^④。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中对异化现象的描写呈现了浓厚的超现实主义色彩，或借用布勒东的话说，显得“极度荒诞离奇（extreme degree of immediate absurdity）”（Breton 24）。石黑一雄正是借助怪诞、夸张的超现实主义表现手法，来突破现实主义的限制，从而深刻揭示优绩社会的荒诞和有悖常理之处。

小说主人公瑞德虽被誉为“本世纪最伟大的钢琴家”（石黑一雄 12）^⑤，却居无定所、备感孤独。作为金字塔顶端的优绩精英，他终日辗转于各个城市和酒店，行程表上满是来自“世界各地的预约”（19）。这种无家可归的“流动生活”在优绩社会却是成功的代名词，是人们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它意味着流动者们掌握了鲍曼所说的“可携带的资本”（4），即瑞德引以为傲的“无与伦比的专长”（石黑一雄 342），而这一“流动的资本”恰恰是优绩社会向上晋升的通行证。反讽的是，这些表面风光的优绩精英却在实际生活中陷入了强烈的精神异化。最能体现这一点的是小说开篇：瑞德竟然无法认出自己到访的小城是自己的故乡，更没有意识到眼前似曾相识的陌生人是自己的妻子和儿子。这令人匪夷所思的一幕与法国先锋剧作家尤涅斯库（Eugène Ionesco）《秃头歌女》（*The Bald Soprano*）的第四场形成高度互文。在尤涅斯库笔下，本该亲密无间的马丁夫妇却互不相识，随着对话的展开才逐渐意识到对方是自己的配偶^⑥。和尤涅斯库一样，石黑一雄对现实进行了陌生化处理。正是在优绩话语的驱动下，瑞德在本应出席的家庭共同生活中长期缺席。由此可见，流动的生活虽能形成资本的积累，却难以形成亲密、稳定、持久的情感联结。

再如，以古斯塔夫为代表的迎宾员群体同样觉得“无家可归”。靠体力劳动维生的迎宾员们身处优绩社会底层，是一群被长期边缘化的“隐形人”。他们之所以缺失归属感，是由于他们赖以维生的技能不被优绩体系承认而导致虚无感。古斯塔夫年轻时赴瑞士旅游，惊讶地发现当地人非常尊重迎宾员，酒店甚至为了争抢优秀的迎宾员大打出手。这一悬殊的落差让他内心滋生出强烈的存在焦虑，并开始效仿瑞士迎宾员的“内卷”模式。一方面，石黑一雄以极致夸张化的手法展演了他的自我异化：古斯塔夫不断地自我施压，接待时“不管多大多沉，都要拎着一件行李。如果客人有第四件行李，才放地上”（石黑一雄 8）；另一方面，石黑一雄为古斯塔夫量身打造了一支“迎



“演员之舞”——“那是一种古怪的静态舞蹈，双脚几乎不离桌面，着力表现人体雕塑般的姿态，而非敏捷移动的美感”（451）。这支风格诡异的舞蹈不免让人联想到日本的“暗黑舞蹈”（Ankoku Butoh）这一超现实主义舞蹈艺术^⑦。舞蹈表演者往往以身体的“怪诞”（grotesque）姿态来表现原本被压抑的“本我”（克兰 67）。以此反观古斯塔夫，他在表演时即便痛苦到面部扭曲，也依然咬牙增加身上的负重，直至最后同时托举起装满木砧板的行李箱和装有沉重的机器引擎的高尔夫球袋。此处，石黑一雄正是借助舞者变形扭曲的身体来展现其精神异化。被沉重的行李箱压得“全身发颤”（石黑一雄 460）的古斯塔夫俨然是优绩话语规训下非人格化的异化主体，不断增加的重物则是其生存困境的隐喻。具体来说，瑞士迎宾员极具偶然性的成功强化了古斯塔夫心中原本模糊的观念——成功掌握在自己手中。这恰恰是优绩主义的核心理念。在“我能”这一优绩话语的范式中，古斯塔夫不由自主地将自我工具化和客体化。他心甘情愿地自我压榨，直至最后被来自优绩社会的重压压垮而亡。遗憾的是，即便努力至此，这个群体依然无法摆脱被边缘化的命运，他们也只能在失落和虚无感中聊以度日。

除了以上两位极具代表性的人物以外，小说中其他人物亦饱受无家可归之苦。例如，瑞德的“复影”（double）——斯蒂芬^⑧在父母望子成龙的期待中不堪重负，最终也成了精神异化的流亡者。在小说结尾，孤独无依的斯蒂芬毅然踏上长期漂泊的追求成功之路，瑞德“无家可归”的命运将是他未来的写照。再如，克里斯托弗的异化体现在其无意义、无逻辑的言语中。在分析当地某商业家族的危机时，他离奇地引用“环形和声（ringed harmonies）”“混色三和弦（pigmented traid）”（石黑一雄 220—221）等与讨论主题毫不相关的音乐术语。作为曾经的文化领军人物，克里斯托弗的本意是借此展现专业能力，但这些艰深晦涩、不知所云的术语反而阻碍了他与公众的有效沟通，最终致使他身败名裂。可以说，这些与现实断裂的能指不仅反映了克里斯托弗对精英地位的病态追逐，更隐喻了他与真实世界的深刻疏离。至于桑德斯，他曾被视为“天之骄子”（49），后在五年级时意外辍学，并因此错失攀上阶梯、改变命运的契机。此后，他便一蹶不振，长期孤独地居住在出租房里。如果说住房是社会地位和经济稳定的象征，那么租房就意味着无常和动荡（Hughes-Edwards 122）——失去居所的桑德斯无疑成了他人眼中的失败者。正是借助“死气沉沉的出租屋（my digs may be rather dreary）”（石黑一雄 50）这一意象，石黑一雄生动地塑造了一位被优绩社会所抛弃的底层人物形象。

通过小说中形形色色怪诞的、无可慰藉的个体，石黑一雄试图揭示，种种美好承诺包装之下的优绩社会并非理想家园。他借书中人物之口直言，这座“冷漠的城市”，其灵魂“不是病了（……）而是死了”（117）。在其看似荒诞不经的超现实主义描写背后，石黑一雄真正批判的是隐藏在 $I+E=M$ 这个当代人所习以为常的优绩公式背后的个人主义神话。换言之，如果我们仅以个体的“才能”和“努力”（或者当中的任意一项）作为衡量成功的标准，并对上述指标的偶然性视而不见，那么，所谓的“优绩”蓝图也只是达尔文、边沁、麦考莱等人前赴后继所构建的“进步”话语^⑨的当代变体。



二、优绩的悖论：“进步导致的伤亡”

乔·利特勒指出，无论在流行文化还是在政治文化中，人们往往以梯子的意象（the image of a ladder）作为优绩主义的象征（Little 2）。梯子既意味着主体向上流动晋升的可能性，也暗含主体可臻完善之意。从这个角度来看，优绩主义可谓“进步”话语在 20 世纪政治文化语境中的延续。但如前所述，这一宏大、正确的进步叙事背后，个体的无家可归感始终如影随形。某种程度上，石黑一雄笔下无家可归的异化体验恰恰印证了杨对优绩社会病症的诊断，即“进步导致的伤亡（casualties of progress）”（Young 15）。在这一论断中，消极与积极、伤亡与进步犹如硬币的一体两面，以矛盾修辞的形式揭示了优绩主义的内在悖论。

先来看精英面临的优绩悖论：瑞德的成功和他的“无家可归”感皆根源于优绩社会趋于白热化的个人主义竞争。优绩阶梯名义上公平地向所有人开放，但事实上它的向上流动率并不容乐观。瑞德只代表成功的少数，大部分人要么像古斯塔夫等“劣绩者”一样始终在底层徘徊，要么像克里斯托弗等“失败者”一样被中途挤下阶梯、回到原点。小说中有一处细节耐人寻味。能力不被认可的克里斯托弗无奈承认：“我是平庸之辈（mediocrity）（……）目前需要的是一个（……）比我更有才华的人（someone more gifted than myself）”（石黑一雄 212—213）。不难看出，优绩主义本质上是对“才能”“能力”的排他性筛选。所谓的向上晋升，其内在驱动力无异于“竞争性个人主义”（competitive individualism）。它一方面导致与异化相伴而生的无家可归感，另一方面则滋生了强烈的不确定性，正如鲍曼所言，“个人的成就无法固化为永久的成就，因为（……）才能很快就变成无能”（1）。因此，即便瑞德这样的顶级赢家也不免陷入对失败的恐慌，深受不确定性的折磨，在“狂奔逐猎”的流动生活中承受着强烈的“对变化的惊恐”（弗莱 8）。这正是弗莱（Northrop Frye）所说的“进步的异化”状态。

再来看小说中的底层阶层如何遭受“进步导致的伤亡”。不应否认，相较于贵族统治（aristocracy），优绩主义的治理模式看似提供了一个新的可能性，即突破阶层壁垒、鼓励阶层流动的可能。但实际上，它又以“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为参照，隐秘地设置了一个新的资本等级制。换句话说，它以文化资本的等级取代了阶层的等级，一切“流动”要以世袭的文化资本的积累为前提——这便是优绩主义背后隐含的“流动”悖论。

小说中，霍夫曼家族便试图借助文化资本的代际传递来实现社会阶层的再生产。具体而言，文化资本具有三种存在形式，即内化于个体身心和持久性情的具身化形态（embodied state），外在的文化商品所呈现的客体化形态（objectified state），和教育文凭、学业证书等体现出的制度化形态（institutionalized state）（Bourdieu, “The Forms of Capital” 243）。就第一种形式而言，斯蒂芬具有先天优势。其母亲霍夫曼夫人来自“一个才华横溢、人才辈出的家庭”（石黑一雄 394），拥有对“美和天赋”（394）的天然激情，她和霍夫曼也因音乐结缘。家中浓厚的文化氛围造就了斯蒂芬不俗的音乐趣味。在客体化的文化资本方面，石黑一雄并未事无巨细地罗列霍夫曼一家的唱片、书



籍等收藏，只是颇富深意地提到了家中墙边伫立的钢琴（74）。在此基础上，石黑一雄又详尽地描写了霍夫曼夫妇如何为斯蒂芬量身打造最佳的教育方案。例如，在斯蒂芬四岁时，他的音乐启蒙老师是提科夫斯基夫人，她“只接收城里有艺术和知识修养的精英子女”（78）；在他十岁严重厌学时，霍夫曼夫妇煞费苦心为他另谋良师；长大后，斯蒂芬又被送至德国大学接受体系化的音乐教育；未来，他则计划效仿瑞德，走向世界，师从鲁伯金、佩鲁奇这样的顶级大师——这一理想自然也离不开家庭的全力支持。与此相对照的是“寒门子弟”桑德斯的坎坷境遇。布尔迪厄曾指出，教育机构所认可的专业资格是进入权力场域的必要条件（《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513）。对于像桑德斯这样占有极少量文化资本的“寒门”后代而言，无论他与身俱来的才华如何出众，他在优绩社会中始终处于先天的不利地位。五年级的意外辍学更犹如雪上加霜，剥夺了其进入社会场域的唯一入场券，令他再也难以实现阶层的跨越。相较之下，占有大量文化资本的斯蒂芬不仅拥有最优质的教育资源，其父还多次安排他参加公开演出——与瑞德等顶级钢琴家同台演出的资格本身就是对文化资本的再分配，尽管它以所谓的专业能力这一冠冕堂皇的形式出现。

从以上对比来看，“寒门子弟”桑德斯和“精英后代”斯蒂芬的命运可谓大相迥异。桑德斯曾被视为天才，他的失败看似是命运的不公，实际则以极为隐晦的方式揭穿了优绩主义允诺的“平等”幻象：所谓的“机会平等”掩盖了不同群体对文化资源的不平等占有，而这一不平等又反过来影响了各个群体的社会竞争力。

除了在新的等级制度中身陷囹圄之外，失败者身上还背负着沉重的道德枷锁。优绩主义主张“成功”是“才能”和“努力”的结合，它尤其夸大了努力和勤奋的道德意义，颂扬个体凭借努力工作就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自助”（self-help）和“成功”被置于道德高地，成了值得夸耀和奖赏的“美德”。但这一伦理观念却因其脱离社会现实而不乏悖谬：在文化资本的加持下，鲜有成功单单依靠努力就能实现。它和 18 世纪理查逊（Samuel Richardson）等人的道德小说一样，为了强化“美德有报”的规训力量，有意漠视了社会现实的复杂性。前文提及的“迎宾员之舞”便是上述观点的绝佳例证。小说中石黑一雄通过瑞德的视角描绘了这支怪诞之舞：“络腮胡男子张开双臂，摆出一副希腊神祇般的姿势，仿佛背负着一个隐形的重物（……）纸盒从空中抛来，巧妙地落在了他手中。看络腮胡迎宾员的反应，像是接到了一块重重的石头（……）有那么一小会儿，他看上去要被这重量压得双腿发软了。然而，他相当坚定地站直了身体”（451—452）。此处，作者分明借用西西弗斯循环往复推动巨石上山这一典故来隐喻迎宾员们无休止地搬运行李，却始终在优绩阶梯上原地徘徊，甚至可能继续“向下流动”的悲剧命运。加缪对西西弗斯的评价同样适用于此：“再没有比无用又无望的劳动更为可怕的惩罚了”（Camus 107）。不仅如此，在笃信成功伦理的优绩社会，这些“劣绩者”还背上了在工作中不思进取、欠缺责任意识道德污名。例如，市议员对他们的工作嗤之以鼻，认为他们过于安逸、“无忧且无虑（not a care in the world; carefree）”（石黑一雄 6），因而理应贫穷且卑微。在这个意义上，优绩主义无疑借成功叙事剥夺了弱者的话语权和申辩权：即便古斯塔夫因表演中背负超额重物而失去



生命,亲眼目睹悲剧的瑞德也没有依照承诺为他们发声。而迎宾员群体也只能自欺欺人般地自我安慰:“我们会一如既往,继续努力。事实上,我们将尽更大的努力”(597)。换言之,优绩精英们通过抢占道德高地,令下层阶级和弱势群体在道德上处于无法遮蔽、无可慰藉的境地,以至于他们所有的反抗都犹如西西弗斯的“无用又无望的劳动”。可以说,优绩主义者以反道德的形式获得了道德领域的话语权。

诚然,优绩主义为个体描绘了一幅“自助成功”的光明愿景,鼓励人们冲破阶层的屏障向上流动。但实际上,这一进步叙事不仅加剧了内卷式竞争性个人主义,而且又与文化资本暗中合谋,隐蔽地实现了特权的定向传承,从而巧妙地将不平等合理化。优绩精英们在毫不退让的竞争中承受着不确定性的威胁,而底层阶级及边缘群体更是举步维艰。更糟糕的是,他们还要承受道德上的责难。从这一视角来看,优绩主义看似“进步”,实则导致无尽的“伤亡”,乃至引发社会失序。正如小说所暗示的一样,“我们的城市危在旦夕,凄惨一片”(石黑一雄 108)。那么,究竟该如何对抗优绩社会所鼓吹的竞争性个人主义呢?石黑一雄在小说中通过描绘“理想家园”为我们提供了应对上述问题的方案。

三、何以慰藉?——重返古典式“友谊政治”

我们先来看小说中的理想家园:“这儿曾经有过幸福的家庭,以及真正持久的友谊。人们互相温暖,温情以待。这儿曾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共同体(There were large happy families here. And real lasting friendships. People treated one another with warmth and affection. We had a splendid community)”(石黑一雄 106)。此处,石黑一雄将“家庭”“友谊”和“情感”并置,将它们视为“共同体”存续的前提,或者说语境化了他心中的理想“共同体”。这一语境化处理实际上承袭了“friendship”一词所对应的古希腊词汇“*philia*”的语义。“*Philia*”在英语中常被对译为“friendship”,但其含义远远超越了当下语境中的“友谊”。在古希腊语境中,它所指涉的对象不仅包括朋友,也涵盖亲属(kin)和公民同胞(fellow citizens);由*philia*衍生而来的动词*philein*指涉广义的情感关系(affective relationships),而限于狭义的友谊(Kremmydas 1)。换言之,在一个共同体中,以“*philia*(友爱)”^⑥为纽带维系在一起的群体和公民群体、亲属群体虽存在差异,却也不乏重叠、相交之处。再者,在希腊语铭文中,“*philia*”也用于指代城市间的外交关系(Kremmydas 2)。由此可见,古希腊语中的“友爱”也是一种具有公共性质的情感关系。有鉴于此,亚里士多德在《欧德米亚伦理学》(*Eudemian Ethics*)中将“友爱”归为亲属关系(*syngenike*)、亲密关系(*hetairike*)、伙伴关系(*koinonike*)及城邦内的公民友谊(*politike*,亦译作civic friendship)四类,前两者属于私人情感,而后两者更广泛地适用于公共领域(Kremmydas 5)。对此,古典友爱学研究专家康斯坦曾指出,“*philia*”在英语对译中的词义缺损,不仅体现了语言体系的差异,更折射出不同社会体系之间的鸿沟(Konstan 10)。在笔者看来,石黑一雄之所以回溯“友爱”这一古老却又历久弥新的动态观念,也是为了诉诸古典式的友谊政治体系,以此推敲盛行于当代西方世界的优绩体系。



那么,何为友谊政治?在公元5世纪时期,雅典的政治群体多由朋友(groups of *philo*)构成,彼时的政治近似于对友爱的实践(exercise of friendship)(Konstan 61)。友谊政治的理论化则归功于亚里士多德,后者将以美德为基础的友爱视作城邦公民理想的交往模式,并指出“友爱是把城邦联系起来的纽带。立法者们也重视友爱胜过公正。城邦的团结就类似于友爱”(亚里士多德 228—229)。从教育背景来看,石黑一雄很可能对上述古典政治学并不陌生。他本科时期就读于英国肯特大学(University of Kent)的英语与哲学专业,后又进入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East Anglia University),跟随作家兼批评家布雷德伯里(Malcolm Bradbury)学习创意写作。布雷德伯里熟谙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其专著《当代批评》(*Contemporary Criticism*)曾多次援引后者。尽管目前无法证明石黑一雄读过相关著述,但从其小说和言谈来看,亚里士多德的友谊政治的影响不容忽视。例如,在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致辞中,石黑一雄就谈到了“友谊”一词。他首先将承载他的理想主义的欧共体形容为“人人称羨的乐土”,并强调,“在这里,自由民主国家共同生活在不分国界的友谊中”(a much-envied region of liberal democracies living in near-borderless friendship)。在致辞尾声,他的提问尤为发人深省:“在社会努力适应巨大变革之时,我是否还可以从情感层面介入争议、斗争和战争,提供一个有所助益的视角?”^⑩可见,面对变革激荡中的全球社会,石黑一雄试图借鉴古典政治学并深入个体错综复杂的内心世界,在“友爱”这一情感层面,探寻消除异化和分裂的归“家”之路。而在《无可慰藉》中,这种古典式友谊政治的培育,一方面以“公共职责”(public duty)作为伦理根基,另一方面则以“共同生活”作为实践前提。

先来看内在于友爱之中的责任伦理。亚里士多德始终将友爱的分析置于“城邦”(polis)的政治语境之中。“城邦犹如家庭”(polis is a family)的古希腊政治修辞旨在激发个体公民的忠诚和责任意识^⑪,换言之,个体公民不仅需要忠诚于城邦,而且具有帮助大家家庭中其它同胞的义务。因此,公民友爱首先意味着一种利他、无私的公共责任,或用戈德希尔的话说,“朋友”(philos)体现了个体身处社会之中的一种伦理关系,它隐含着一系列复杂的责任和义务(Goldhill 82)。在小说中,石黑一雄将“优绩者”布洛茨基与其前妻柯林斯小姐两相对照,以凸显友爱之责之于城邦治理的重要意义。布洛茨基有着长达二十年的酗酒恶习,时常衣衫褴褛、烂醉如泥。即便如此,人们依旧因为他卓越的指挥才华而不计前嫌,委以他“周四之夜”音乐会指挥家的重任。^⑫演出前夕,布洛茨基却无法抵制痛苦和诱惑,为了麻痹自我喝到酩酊大醉——“我喝的酒足够醉死一匹马”(石黑一雄 501),置整座城市的殷殷期待和公共利益于不顾。石黑一雄借此表明,这位被寄予厚望的“救世主”实际上难堪大任。因为他只关心自己,缺乏对市民们守望相助的同胞之谊。因此,演出失败后,石黑一雄借柯林斯小姐之口揭穿了他自私自利的本性:“你永远都不会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指挥家。即便在以前,你也根本不是。你永远都不能为本城的市民服务,即便他们想要你这么做。因为你毫不关心他们的人生。就是这么回事啊!你的音乐永远只会关乎(你自己)那个愚蠢的小伤口,永远不会有任何别的东西,永远不会有任何深刻的内涵,对其他任何人不会有任何价值”(567)。



与之相反,柯林斯小姐始终认为“自己负有一种公共责任”(314)。她数年前就与布洛茨基分道扬镳,坚定地投身于本地的公共服务事业,以实际行动为无可慰藉之人提供情感关怀。对此,布洛茨基却嗤之以鼻,认为曾经“志向高远”(414)的柯林斯小姐现如今变得“不求上进”,没完没了地在“一群没用的弱者”(weak, useless people)身上浪费时间(414)。与此同时,布洛茨基又不无矛盾地指出:“她(指柯林斯小姐,笔者注)就像音乐一样,是一种慰藉,美妙的慰藉”(357)。这也是石黑一雄在小说中唯一明确提及“慰藉”之处。不难看出,石黑一雄借布洛茨基之口,明贬实褒。他赞扬的是柯林斯小姐甘愿牺牲自我、为他人承担道德义务的友爱之情,暗讽的是以个人主义价值为导向的优绩主义。

再来看友爱在“共同生活”中的实践。不同于血缘、地缘等先赋关系(ascribed relationship),友爱是在“共同生活”中后天灌溉和培育的情感关系。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友爱存在于共同体中,只有在共同生活中才能实现(287—288);反之,如果分离得太长久,友爱就会被淡忘(237)。瑞德与菲奥娜的交往正好说明了共同生活之于友爱的重要意义。瑞德和菲奥娜是竹马之交,但如今二人的境遇如天壤之别。菲奥娜是一名电车检票员,因为身份低微而被当地妇女团体冷落排挤。到访本地前,瑞德本已接受菲奥娜的聚会邀请,但到聚会当日,“已经许久没见面”(石黑一雄 195)的瑞德却将承诺忘得一干二净。他的失信导致菲奥娜在本地被进一步边缘化。之后,瑞德非但没有澄清真相,反而眼睁睁地看着菲奥娜在他人的质疑和讥讽中孤立无援。石黑一雄将瑞德的虚情假意刻画得入木三分:“听着菲奥娜的话,我不自觉地认为自己该对前一晚发生的事(指瑞德没有如期赴约——引者注)感到无比懊悔(……)但我发现自己只是模模糊糊地记得日程表上有这样一项活动”(195)。不难看出,在长期的“流动生活”中,瑞德口中的“珍贵友谊”(270)早已变质腐化,而“友爱”的对象也早已从他的记忆中消失。同理,他对公众的友爱宣言——“我一直旅行奔波的原因(……)不是为我,而是为所有人,世界上的每一个人”(245)——也有失真诚。与布洛茨基一样,他只关注自我,而对“周四之夜”的演出敷衍了事:“纵然我调查的不够充分,但凭我说上几句得体婉转、幽默诙谐的话,便可全身而退”(559);在演出全面失败后,他又毫不在意地将此抛诸脑后,“自信又骄傲地”(607)期待即将到来的下一场旅行。

与瑞德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始终“不曾离开这座城市”(石黑一雄 414—415)的柯林斯小姐。值得注意的是,在刻画柯林斯小姐这个人物时,作者反复提到了她的言说。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柯林斯小姐日复一日地继续着她和不同个体之间的对话:“我刚刚和一对年轻夫妇在一起。我已经与他们谈了一个小时,可是他们的问题如此根深蒂固,他们有那么多事情要谈,直到今天才说出来(……)这会儿在等的这位先生是个可怜人,他很悲惨,很孤独,只想要几分钟有人能听他倾诉(……)他几乎天天早上都来”(341)。这一张张悲伤、脆弱、痛苦的脸孔向柯林斯小姐毫无保留地袒露自我,而柯林斯小姐则以最为真诚的言语作为回应,并“帮这儿的许多人度过了一段日益困难的时光”(313)。柯林斯小姐的言说看似日常琐碎而微不足道,却与友爱政治密切相



关。借用阿伦特的观点，友爱的本质就在于言谈，因为只有经常交换意见才能把公民聚集为一个“城邦”（*polis*）；而在言谈中，友爱的政治意义及其中包含的人性才会显现出来（Arendt 24）。尤为值得一提的是，石黑一雄将柯林斯小姐为他人排忧解难的场所设定在其简陋、破旧的起居室，并强调：来访者只要想起室内柔和的灯光、“破旧的”（*worn*）窗帘、“摇摇欲坠的”（*crumbling*）家具，便倍感心安（石黑一雄 162—163）。旧窗帘、旧家具原是遭人嫌弃之物，它们却为小说中的无可慰藉者们提供了难能可贵的心灵慰藉。从这个角度来看，柯林斯小姐的陋室俨然是友爱的港湾。它象征着友谊的公共性，代表了私人之家向公共之家的过渡，并于不经意间透露了石黑一雄为个人竞争至上的优绩社会所设想的解决方案。

行文至此，我们不妨回看小说标题“无可慰藉”（“*The Unconsoled*”）的隐含之意。优绩社会中的当代个体当真如标题所暗示的那样“无可慰藉”吗？石黑一雄当真“粉碎了一切叙事期待（*narrative expectations*）”（Oliver 121）吗？对于评论家们的种种揣测，石黑一雄曾在采访中委婉而不失巧妙地予以回应：“成功无法治愈内心的创伤”（Jaggi 116）。尤其是优绩社会标榜的成功，它只会带来进步（或者说，成功）的创伤。既然成功并无慰藉之力，那么，慰藉来自何处呢？石黑一雄并未明说。但“不求上进”的柯林斯小姐和她的陋室似乎说明了一切。换言之，面对日渐加剧的竞争性个人主义，石黑一雄希望通过重提古典式友谊政治来对走入误区的优绩主义进行纠偏，并借此重构一种更具包容性和稳定性的公共生活。“无可慰藉”这一标题看似粉碎了一切叙事期待，却在深层叙事层面提出了以友谊为核心的慰藉之力。小说的标题读来让人沮丧，但叙事褶皱间却不失温情。可以说，这种在无形中构建的反讽张力让这本小说不失为一本经典之作。

注解【Notes】

①国内学界对meritocracy的翻译并未形成统一意见，“能者统治”“精英政治”“贤能政治”“优绩主义”为较为常见的译法。但如袁野、林红所说，“‘meritocracy’不能简单概括为精英统治这个静态特征，它还展现了精英靠优绩上位的动态过程”，故“能者统治”“精英政治”“贤能政治”等译法较为片面。参见《“能者得其位”与差异政治：西方优绩主义及其悖论》，《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第43卷第4期，2022年8月，第107—115页。本文参考了刘擎的译法，将meritocracy译为“优绩主义”。参见刘擎，第201—212页。

② See Nobuyuki Gohara, “Kazuo Ishiguro Confronts Basic Questions about Humanity and Technology,” *Nikkei Asia*, 2 Mar. 2021, asia.nikkei.com/Life-Arts/Arts/Kazuo-Ishiguro-confronts-basic-questions-about-humanity-and-technology.

③哈罗德·珀金认为，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多数发达国家已经进入了分工精细化、多样化和专业化的职业社会阶段，基于优绩选贤任能的优绩制是职业社会的典型特征之一。See Harold Perkin, *The Rise of Professional Society: England since 1880*, Routledge, 2002, p. xii.



④事实上,海德格尔也把不在家的感觉称为“unheimlichkeit”(无家可归)。

⑤本文《无可慰藉》引文均出自石黑一雄:《无可慰藉》,郭国良、李杨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个别译文根据英文原文略有改动。

⑥可参见尤金·尤涅斯库:《秃头歌女》,高行健译,《荒诞派戏剧选》,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190—195页。

⑦“暗黑舞蹈”发源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其美学形式既糅合了日本人向内缩曲的身体语言,又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西方超现实主义艺术的影响。参见王墨林:《超现实与反秩序:日本舞蹈的非理性精神》,《日本暗黑舞蹈:前现代与后现代对暗黑舞蹈的影响》,苏珊·克兰著,陈志宇译,左耳文化出版社,2007年,第1—5页。

⑧瑞德和斯蒂芬存在颇多相似之处,不少评论家认为斯蒂芬是从未得到父母认可的瑞德的内心投射,也有学者认为,斯蒂芬就是年轻时期的瑞德。See Gary Adelman, “Doubles on the Rocks: Ishiguro’s *The Unconsoled*,” *Critique: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Fiction*, vol. 42, no. 2, 2001, pp. 166-79.

⑨在19世纪,伴随着工业革命的蓬勃发展和物质水平的极大提升,有关“进步”的宏大叙事逐渐发展成了社会的主流话语。达尔文、边沁、穆勒、麦考莱等一大批人前赴后继地为英国的“进步”神话著书立说,摇旗呐喊,构想人类社会无止境地朝着幸福状态前进。参见殷企平:《推敲“进步”话语——新型小说在19世纪的英国》,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3—6页。

⑩严群以“友爱”而非“友谊”译介“φιλία”,尝试以此区分“φιλία”与当下语境中我们所熟知的“友谊”。参见严群:《亚里士多德之伦理思想》,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160页。本文沿用“友爱”的译法。

⑪See Kazuo Ishiguro, “My Twentieth Century Evening--and Other Small Breakthroughs,” *NobelPrize.org*, 7 Dec. 2017, www.nobelprize.org/prizes/literature/2017/ishiguro/lecture/.

⑫See Jakub Filonik, “Civic Friendships and Filial Duties: Representations of Political Bonds in Classical Athens,” *Friendship in Ancient Greek Thought and Literature*, edited by Athanasios Efstathiou et al., Brill, 2023, pp. 275-77.

⑬小说中的中欧小城面临着严峻的文化危机。当地市民孤注一掷地寄希望于“周四之夜”音乐会,希望瑞德的独奏和布洛茨基的指挥能够化解这场根深蒂固的文化危机。

引用文献【Works Cited】

Arendt, Hannah. *Men in Dark Times*. Harcourt, Brace & World, Inc., 1968.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

[Aristotle. *The Nicomachean Ethics*. Translated by Liao Shenbai,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3.]

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生活》,徐朝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

[Bauman, Zygmunt. *Liquid Life*. Translated by Xu Zhaoyou,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2.]

Bourdieu, Pierre. “The Forms of Capital.”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edited by J. G. Richardson, Greenwood Press, 1986, pp. 241-58.

布尔迪厄:《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杨亚平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



- [Bourdieu, Pierre. *The State Nobility: Elite Schools in the Field of Power*. Translated by Yang Yap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4.]
- Breton, André. *Manifestoes of Surrealism*. Translated by Richard Seaver and Helen R. Lane, The U of Michigan P, 1969.
- Camus, Albert. *The Myth of Sisyphus*. Translated by Justin O'Brien, Penguin Books, 1979.
- 诺斯洛普·弗莱:《现代百年》,盛宁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
- [Frye, Northrop. *The Modern Century*. Translated by Sheng Ning, Liaoning Education Press, 1998.]
- 弗朗西斯·福山:《身份政治:对尊严与认同的渴求》,刘芳译,中译出版社,2021年。
- [Fukuyama, Francis. *Identity: The Demand for Dig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 Translated by Liu Fang, China Translation & Publishing House, 2021.]
- Goldhill, Simon. *Reading Greek Tragedy*. Cambridge UP, 1986.
- Hughes-Edwards, Mari. "The house [...] has cancer': Representations of Domestic Space in the Poetry of Carol Ann Duffy." *Our House: The Representation of Domestic Space in Modern Culture*, edited by Gerry Smyth and Jo Croft, Rodopi, 2006, pp. 121-40.
- 石黑一雄:《无可慰藉》,郭国良、李杨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
- [Ishiguro, Kazuo. *The Unconsoled*. Translated by Guo Guoliang and Li Yang,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13.]
- Jaggi, Maya. "Kazuo Ishiguro with Maya Jaggi." *Conversations with Kazuo Ishiguro*, edited by Brian W. Shaffer and Cynthia F. Wong, UP of Mississippi, 2008, pp. 110-19.
- 苏珊·克兰:《日本暗黑舞蹈:前现代与后现代对黑暗舞蹈的影响》,陈志宇译,左耳文化出版社,2007年。
- [Klein, Susan B. *Ankoku Butoh: The Premodern and Postmodern Influences on the Dance of Utter Darkness*. Translated by Chih Yu Chen, Zoar Int'l Press, 2007.]
- Konstan, David. *Friendship in the Classical World*. Cambridge UP, 1997.
- Kremmydas, Christos. "Exploring Philia in Ancient Greek Thought and Literature." *Friendship in Ancient Greek Thought and Literature*, edited by Athanasios Efstathiou, et al., Brill, 2023, pp. 1-30.
- Littler, Jo. *Against Meritocracy: Culture, Power and Myths of Mobility*. Routledge, 2018.
- 刘擎:《2019 西方思想年度述评(下篇)》,《学海》第 31 卷第 3 期,2020 年 5 月,第 201—212 页。
- [Liu, Qing. "Annual Review of Western Thoughts in 2019 (Part II)." *Academia Bimestris*, vol. 31, no. 3, May 2020, pp. 201-12.]
- Maude, Ulrika. "The Unconsoled of *The Unconsoled*: Ishiguro and Modernism."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Kazuo Ishiguro*, edited by Andrew Bennett, Cambridge UP, 2023, pp. 108-22.
- Oliver, Peter. "Chaos as Metaphor: An Interview with Kazuo Ishiguro." *Conversations with Kazuo Ishiguro*, edited by Brian W. Shaffer and Cynthia F. Wong, UP of Mississippi, 2008, pp. 120-24.
- Sagi, Avi. *Albert Camus and The Philosophy of the Absurd*. Translated by Batya Stein, Rodopi, 2002.
- Shaffer, Brian W. *Understanding Kazuo Ishiguro*. U of South Carolina P, 1998.
- Young, Michael. *The Rise of the Meritocracy: 1870-2033*. Penguin Books, 1958.

责任编辑:杜娟

